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四十二回 彩雲借物取新歡 瞞照觀容添舊恨

憐新忘舊亦人情，好醜終須有定評。媚態饒他千樣巧，管教難向圖畫爭。

卻說春曉自遭蠱毒鎮壓之後，在順哥身上留一番小心，加一番防範。可喜者耿朗於六月中旬回家，拜看親友，祭掃墳墓，今日會客，明日赴席。整忙了一個多月，至七月下旬方得稍閒。先是五房輪宿，今只有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四房。悔前想後，睹物思人。有時走入東一所，又不免花前落淚，月下長吁。只是想起詩扇一節，卻復委絕不下。這是他狐疑性成，無足怪者。一日在香兒房內過宿，嚴更初起，紫禁內漠漠疏鐘。秋夜新涼，綠窗前淙淙細雨。兩人飲酒，香兒又邀了彩雲來作陪。

是時三個人坐在東一所移來的那座大牀上，行酒的有汀煙、綠雲，低唱的有箕芳、貝錦，宿秀跪在牀沿上給耿朗捶背，但見杯斟桂露，心知節近中秋。蠟滴荷錢，不覺時將半夜。耿朗忽然笑道：「金錢兒當日若不念出李雅兒的詩句，馮士才等如何得有罪過？今日香卿所邀陪客，不知還如李雅兒否？莫將小生當作馮士才也！」香兒亦笑道：「我這妹妹自是百倍雅兒，只有郎君到有些象士才。」耿朗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彩雲插嘴道：「縮頭連背暖，漫褱畏肚寒。只緣心混混，所以面團團。我們雖未見馮士才如何模樣，但與郎君門第相同，年歲相當，又與郎君相契，想其光景，亦與郎君無異了。」耿朗又笑道：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我便是馮士才，再打你這李雅兒一次何如？」說罷，便抬左手去拉彩雲，不防用力太猛，向後一仰，將宿秀靠下牀去。兩肩落地，雙足朝天，裙子罩住了頭，急切起不來，還是別人過來扶起，大家笑作一團。是時窗外雨聲漸小，庭前夜氣加寒。汀煙、綠雲收去杯盞，香兒又教眾侍女熱了兩壺酒，都往東廂去吃，屋內只剩了耿朗、香兒、彩雲三個。

耿朗扶在香兒肩背上，一支手攬著脖頸兒，說道：「好姐姐，親一個嘴何如？」香兒因有彩雲在旁，便雙手推著道：「好沒人樣！」又望旁一閃，恰好耿朗撲空，反撞在彩雲懷裡，兩個人都倒在香兒的臥牀上。耿朗亂摸亂揉，又是一番好笑。及至立起身來，彩雲笑向香兒道：「姐姐！這個賊偷了你的東西了，還不快搜一搜！」香兒真個去搜，耿朗卻早在袖內摸出一支睡鞋來，道：「這不干我事，是適才你妹妹藏在我袖子裡的。」

香兒要奪，耿朗又高高舉起，道：「你只望他要就是了。」香兒看著彩雲道：「短命鬼，你須替我討來！」彩雲道：「這卻不難。」因向耿朗道：「我說個笑話兒，你還他何如。」耿朗道：「無論詩詞，不分新舊，只要貼切，我就還他。」彩雲隨即念道：「玉筍重重裹，金蓮步步移。雖然長落地，也有向天時。」耿朗大笑道：「妙妙妙，如今就教他向天罷！」香兒聽了亦笑道：「你兩個作成圈套來戲弄我，我須不依。」耿朗道：「親不親，盡在我。依不依，怎由你？你若真不依時，我便硬脫你腳上穿的鳳頭鞋作鞋杯。」香兒此時已有些醉意，猛可的將耿朗向彩雲身上一推，笑道：「你兩個且親一親看！」彩雲不防，幾乎跌倒，恰好被耿朗抱住，反親了好幾個嘴。宿秀送茶來吃，香兒飲酒過多，又被熱茶一衝，酒湧上來，開口大吐，睡在椅子上，再也動不得，涵靄、凝嵐幾個人總扶不起，還是耿朗用力抱在牀上，替他脫去衣服。彩雲又替他換了睡鞋，安排停妥，下牀要走。

一面叫丫環點燈，一面令侍女取傘。耿朗仗著酒意，見無人在旁，強強的又親了幾個嘴。彩雲極力掙脫出門，往西廂去了。次日耿朗進署，午後回家。新晴天氣，一派秋情。見了香兒，真是蕉葉垂風，棠花醉雨，不覺好笑。

香兒迎著道：「昨夜你們串通一氣，將人灌醉。不知怎樣胡作，直到如今，胳膊腿肚還是酸軟。我看你今晚在西廂是怎個模樣，我亦須瞧個熱鬧。」是夜耿朗、彩雲果然俱各沉醉，香兒將彩雲剝得赤條條，連纏足都不存留。又將彩雲的五色香囊汗巾係在耿朗腰間，彩雲的雙龍珠嵌軟鐲套在耿朗的腕上。次日早晨，彩雲方知。兩個人又都病酒，兩三日不自在。

不覺過了中秋，與夢卿上過週年墳。耿朗期服已滿，又是重陽。紅葉吟霜，黃花耐雨。拜壽之後，愛娘同耿朗坐在樓上品茶。春曉抱了順哥走上樓來，順哥抱著一塊花糕嚙舌，耿朗要抱順哥，卻又不好去接。原來耿朗回家，深明斷髮割指之情。見了春曉，如見夢卿一般，大不過意。幾番要向春曉親近，春曉又避嫌疑。以此兩個人反覺得礙臉。七月內，香兒在耿朗面前告說，請三娘移居東一所照看順哥，是愛娘阻止。八月內康夫人令耿朗收春曉，仍令住在東所，又是春曉說二娘的孝服未除，不敢強從。到這九月內，尚在計議未絕。故耿朗益發不好親近。愛娘見這形景，反催著春曉送順哥到耿朗懷裡。耿朗抱了好半日，春曉方才接去。午後愛娘邀雲屏陪耿朗在夢卿舊日的窗下賞菊，春曉便同夏亭、秋階將幾盆上色菊花依式排開。

彩蕭、彩艾送酒，青棠、丹棘送菜。愛娘道：「菊花欠茂，可知春姨心緒不佳。想這酒菜，亦未是親手調和。」雲屏目視春曉而笑。耿朗飲酒中間，不覺歎道：「記得前歲九月與二娘賞菊，今日物在人亡，風景不殊，而感慨係之矣！」愛娘將順哥抱在膝上道：「前歲賞菊，是和他母親。今日賞菊，是看著兒子。一則以悲，一則以喜，亦可以半折了罷！」耿朗道：「今日個因其母以愛其子，固是悲中生喜。然見其子復思其母，又未免喜中生悲。」雲屏聽說，手指著春曉道：「你見了此人，還是喜，還是悲？」耿朗道：「有其主必有其奴，真覺可喜。」

有是奴方不負其主，更覺可悲。我在東海夢見二娘暴亡，其代二娘報旗鼓者，卻是此人。可見事有先機，非人所得主也。」說完又向雲屏、愛娘耳邊各說了幾句，兩個人俱含笑應允。賞飲多時，雲屏、愛娘各將七色鶴翎紋絲鎖口的旁枝剪了幾朵，拿去插瓶。是夜耿朗在愛娘房內過宿。

初更之後，萬籟無聲，細茗一甌，名香半炷，兩個人對坐圍棋，耿朗用偷過陰平勢，愛娘用夜奪崑崙勢，臨收局愛娘卻贏了三子。耿朗笑著隨口念兩句道：「賺得郎君迷鬪輔，笑搗紅袖打雙關。」棋罷，愛娘道：「我有一件物事，你看看可還好否？」因取出夢卿畫的真容，用畫又插好，移燭就近耿朗。

耿朗細細看去，吃一驚道：「這穿綠的分明是你，那穿藍的恰是二娘。是那個妙手與你兩人畫此行樂圖？可喜可喜，我正思再無與二娘相見之理，不想在這畫上又睹此一面！夢卿夢卿！你在泉下不能瞑目，可知我在人間，徒自傷心麼。」說畢，淚珠迸流。愛娘再三勸住，將夢卿如何畫圖之處細說一回。耿朗驚訝道：「二娘嫁來幾年，只知他能詩，卻不知他善畫。今日看這用筆傳神，分明又是吳道子一派，你看穿綠的丰神瀟灑，眉宇間露一團活潑之氣。你若自己記不得時，看了此畫，比在鏡子內還覺分明。看穿藍的，恬淡幽閒，面目上大有不舒之色。」

較之北套間內九畹軒前，只得一口氣，便似活人。大奇大奇，我不信有此絕技，莫非是你說慌？」愛娘道：「書畫兩道，本可相通。古來善作畫者，少有不善寫字者也。君既認得二娘的字，便可認得二娘的畫。若既認不得二娘的畫，則二娘的字想來亦在認得不認得之間了。」耿朗遲了半晌道：「正是。四弟所拿扇子，至今我尚未知真是二娘寫的否？但以四弟係自己骨肉，二娘自幼謹嚴，故我一向不好問得。」愛娘道：「早問則疑心早解，不問則終身不明。但恐你真知之後，免不了許多懊悔。」耿朗道：「寧可懊悔，斷不可不真知。」愛娘道：「此事已有根柢可尋，我須給你個水落石出。」耿朗聽說，心才稍安。時已漏下三鼓，喜兒收去圖畫，眾倚女亦皆迴避，愛娘在燈下卸妝。花保兒執住鬢髮，指甲長急切解不開。耿朗在旁，替解了多時，方才摘下。因笑道：「是頭油香，是臉粉香，是口脂香，畢竟是身上的肉香。香生於身者為麝，而麝之香在臍，卻不知三娘的香是在臍上，是在臍下？」愛娘亦笑道：「臍上亦生香，臍下亦生香。只是有了香，我便不姓林，不姓宣，不姓水，亦要姓任了。」當夜兩個人說說笑笑，共入鴛幃，同棲鳳枕。這一來有分教：養兒以報母，長恨女之恨緒全消。愛妾而思妻，多情郎之情絲再續。